

## 过“心”年

岁岁春节,今又春节。岁月就像一条穿梭于河两岸的小舟,一次又一次把我们摆渡到季节的尽头。又该过年了,可萦绕在脑际的感慨总挥之不去:今年的年怎么过呢?非常怀念年少时过年,然而那种扳着手指头数日子,等“腊八祭灶,新年来到,小姑娘带花,小小子放炮”的心情早已渐行渐远了。

为什么儿时过年的愿望那么强烈而现在却越来越淡呢?是如今生活好了,天天都在“过年”,没有了感觉吗?我曾经看见常年远离故土者回家过年时的欣喜,也曾经体会过进入腊月以后,杀年猪、蒸年馍、过年油、贴对联、放鞭炮,正月乡村街头路口舞狮子、闹花灯的热烈奔放,与其说那是在过新年,不如说是在过“心”年。其实,无论是为了热闹、为了吃穿,还是为了与亲人团聚,那浓浓的年味总与心里的希望相连,与心里的期盼对接,充满了浓浓的温情。是的,我们要学会用“心”过年。

人生之旅并非坦途,新年之际,我们畅想未来,祝福美好,不会因现有的成就而自满,不会因明天的无所适从而苦恼,更不会因旧时风景的消逝而感到失落。用“心”过年,就是无论怎样忙碌也要回家看看白发苍苍的父母。过年了,静静地陪着年迈的父母坐一会儿,回忆童年的往事,让开心的笑和幸福的泪浸透这份至深至美的亲情。

用“心”过年,就是把过年当成一次至真至纯的交流,用心感受,用心对待;用“心”过年,你就会品出,春节恍如藏在地窖里的一坛陈酿女儿红,开盖后才香气扑鼻,饮下后才沉醉其中;用“心”过年,回味过往,于是,我们变得谦虚、向上、有生气、充满爱心;用“心”过年,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是那样多彩,未来是那样美好,亲情是那样温暖,生活是那样有意义。

(高保峰  
扶沟县财政局)

## 老爸“贵年”

刚喝过腊八粥,年近八十的老爸就开始唠叨,督促我去买年货,因为他很“贵年”。

“贵年”是沈丘方言,喜欢过年的意思。小孩贵年很正常,老人贵年则不多见。老爸如此贵年,和他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。老爸1936年出生于贫困的豫西山区,他亲身经历了1942年河南的大饥荒,能生存下来就是个奇迹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他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开封地区水利局,很快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被下放到沈丘县水利局。有了如此经历,老爸对饥饿有本能的恐惧,对过年能“吃好、喝好”的渴望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想象的。他如此贵年,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
在我的记忆中,老爸一直很贵年。俗话说得好: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这句话在老爸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。每年只要过了腊八,老爸就开始买年货,一直买到大年三十。老爸很享受这种过程,上街多,但出手慎重。

每样年货都要货比三家,如果

买到质优价廉的,好像中了五百万大奖一样高兴,并且到处炫耀于人,兴奋之情可以保持好多天。虽然每天只买很少的几样,买的次数多了,除了必备的年货之外,也买回来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,只有我们想不到的,没有他买不到的。

老爸原籍汝州,本地的亲戚很少,因此过年来我家拜年的亲戚就很少,在我家吃饭的就更少。我家的人口也不多,根本消费不了那么多的年货,每年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剩余。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生活水平相对较低,有些东西是过年时才用得着的。每年夏天都要晒这些剩余的年货,到了秋天有好多东西生虫了,只好扔掉。每当这个时候,老妈总是埋怨:你不会少买点儿!老爸也总是口头上应承着说好,等到再过年的时候,照买不误。

最近几年,老爸的年龄大了,不方便上街。自己不买年货了,依旧贵年,只好督促我们这些子女了。每当年轻人说过年没意思的时候,我总给他们讲我老爸贵年的故事。

(陈国旗 沈丘县文联)



## 压岁钱

不知从哪辈子传下来的规矩,过年走亲串友,进门都得先向长辈们磕头拜年,好像一切要从“头”开始。那时候,三位年长的哥哥对走亲戚很抵触,而我和四哥就非常热衷于这个,因为每磕上一个头,自制的钱布袋里,就会进账一两毛。

父母每每走亲戚,为决定让谁跟随,都会大伤脑筋。我和四哥有过太多的较量,多以我死皮赖脸地哭闹获胜。但是,不是每次都能大获全胜,中饱私囊。比如,有次到表叔家拜年,头没少磕,新棉裤弄得满腿是泥,表叔只是一个劲儿地让着难吃的油炸麻叶,对压岁钱却只字不提。任凭我不停在他面前走过来走过去,并把钱布袋里的钱掏出来数了一回又一回,表叔一家人愣没一个心领神会。表叔自此得到“老鳖一”的尊称。以后,过年的时候,我都大方地让四哥去体验。

但是,我也有失算的时候。有一年,从表叔家回来的四哥竟然拿出三毛钱在我面前炫耀。原来,前两年表叔家没太小的孩子,给了我压岁钱,怕收不回来,而那年他得了孙子,母亲给孩子先掏了两毛钱,表叔只得忍痛割爱赔上两个五分硬币。当然,在我的哭闹之下,事后,四哥极不情愿地给了我一个硬币,但是,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——明年还得让他去表叔家。

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,现实今非昔比,磕头拜年已演变成拱手互拜,钱布袋也发展为大红包,压岁钱由原来两三毛疯涨至成百上千,表叔早已儿孙满堂,生活富足,“老鳖一”的称号也得以平反。但是,每逢过年,仍勾起我些许回忆,如同丰盛大餐桌边的一碟腌咸菜,点缀我丰富多彩人生的烂漫人生。

(付仙 郸城县教体局)

## 母亲的心愿

母亲期盼过年,因为只有过年我们兄妹才能回到百里之外的老家和父母小聚几日。

一进入腊月,母亲就隔三差五地给我打电话,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,每次挂电话前,母亲总要小心翼翼地打探我们回去过年的具体日期。渐渐地,我也掌握了母亲的这个习惯,只要进入腊月,我就提前告诉她我们回家过年的日子。但就是这样,母亲还是三天两头地打电话问我回家的日子,有时候还捎带着问一下妻子、女儿是否也回去过年。这时候我就觉得母亲挺可笑的:既然我回去了,怎么能让她她们娘儿俩留在家过年呢!过了小年,母亲的电话会更频繁,每次絮叨的都是我们回去居住的房间是否已经打扫好了,被子已经晒过几次了,女儿的头花也已经买回来了。每次,我都觉得母亲既有点迂也有点可爱。

有一次,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就断了。我睡觉比较轻,被响声惊醒。打开手机,看到未接来电竟是母亲打来的,我的心顿时怦怦直跳——这个时候母亲打电话,是不是有什么事情?我连忙给母亲回电话。母亲好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做检讨一样,嗫嚅着说她晚上睡不着,在手机上翻看我们兄妹的电话号码,不小心按着我的号码了。我如释重负,告诉母亲只要单位一放假,我们立刻就回去。母亲满意而略带歉意地说:“那好吧,睡吧。路上小心点儿。”

那一刻,我的心碎了。我仿佛看到了村头路口,一个年迈的母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不断地向远处张望,期盼游子回家的“电影画面”。

这就是天下母亲最大的心愿吧!

这个心愿,不能让它落空。  
(谢新旭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)